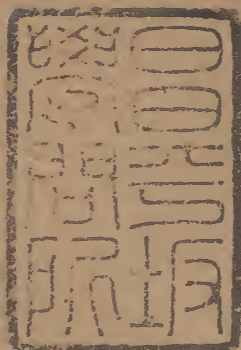


李文節集

二十六



傳記

漢書門類			
一	五	八	類
一	七	六	函
一	〇	〇	架
一	四	〇	冊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一	〇	〇	架
一	七	六	函
一	四	〇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518
冊數	14 (13)	
函號	317	14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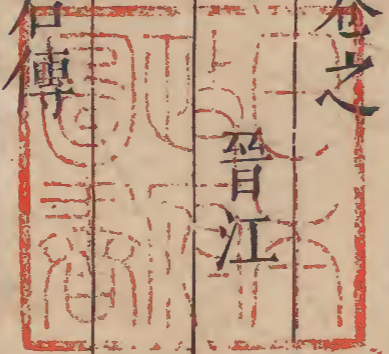


李文節集卷之



傳記

丘季君傳



晉江

九我李廷機著

淺草文庫

丘季君晉江人也名維棡字彥肅其父中丞公養
 浩政業顯於正嘉之際中丞公兄曰養潛弟曰養
 澄潛生子維材澄無子而中丞公生子維楨維棡
 棡為澄後於從兄弟為季稱季君季君性沈默弱
 不好弄六歲喪中丞公哀毀如成人母黃宜人憐
 愛之旦出就外傳夜歸讀至丙夜宜人間勞苦孺

子且休矣君後廼障燈默誦不令宜人知以爲常比
長游郡校逾自刻厲無所芬華一布袍行道中遇
人偃僂盤辟務下人尤多與郡中才俊士游或延
至其館園親爲執爨不能徧致者與結社期日持
筆后往從之好人譏彈其文應時改定人有一語
當其意輒擊節稱賞人人以季君公子好文能下
士無不樂爲季君罄盡者而季君以此學日益名
籍甚諸生間試於學使者輒高等然丘氏族指故
不繁自中丞公兄弟淪謝維楨維材皆蚤世諸子
女纍纍大半襁褓一切楠柎春秋窀穸之事衣食

婚嫁悉倚辦季君季君總攝其家柄自豆區鍾釜
至竹頭木屑無所不躬親而君故有心計善調度
常視其先後緩急應之蓋晝夜拮据者若而年丘
氏閼闕賴君不實隊藐諸孤皆有立而君以其故
學不能無少分精神亦漸內耗獨善自節嗇旣喪
婦不更娶娶一妾相室或竟歲不入內嘗言曰攝
生猶置燭也密室久爇當風易燼吾儕其可以舍
密室之調而甘就飄風乎然君年莖莖五十耳蓋
君自壯歲業從有司辟謝不就自是雖名在諸生
顧已無意規進取居獨取古禮講行之葺墓構祠

李太公集卷二十六
堂歲時丞嘗朔望忌諱率諸子蠲潔齋邀間令學
琴習射諸子奉其教家庭周旋進退拱揖唯諾整
如也器籍位置必有恒所其與人無狎昵每里社
之會丘季君在卽諸俠少好爲褻謔者跼踖終席
噤不敢出其以莊見憚如此迺人以疑事實出肺
腑相示各極意去平生喜頌說人善有襍人過失
者堅塞兩耳如弗聞郡中自薦紳大夫章縫之士
無不交口稱丘季君及其歿而哀之曰芝而靡玉
而毀天不可問乎季君歿史某曰余自弱冠從丘
季君游見季君折節好學其操行類有道者當季

君以孑然一身支丘氏三戶陽九之運送往守居
可謂疆幹有材力乃更逡逡謹飭褪身訓家一稟
於桀黠卽齊魯諸儒質行何以過之世稱佳公子
猥以科目夫士顧行誼謂何耳藉令袞趨贅行不
能亢身焉能亢宗卽拖朱而紆紫猶之乎墮其家
聲也若丘季君特以數奇老諸生而篤行好修爲
月旦推重易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季君之謂邪

吳太公傳

吳太公者御史堅孺君父也名喬柏其先繇蘭來
居晉江洪武間有遜者舉鄉書不仕遜生禧明禧

明生思孔思孔生海海娶林繼娶方生六子太公
林出十歲失母十九歲失父二三伯仲不問家人
生產蓋太公偃蹇逾時而後授室云時父母在殯
太公業不能兼辰顧昕夕以爲念視伯仲莫適任
事獨與黃孺人約食庀貲買城東高敞地爲塋太
公操畚鍤自夷傭作中而暮馳歸與孺人煬竈治
糲糲至旦裹以往如是者三月而塋起迺更手紮
一石礪手塋右廬十餘年人號孝子巢今址在焉
已而繼母歿殯葬一不問諸昆季諸昆季遞貧病
太公事伯如父畜季如子婚其孤女如女吳氏一

門伏臘祭掃徵輸踐更之事不倚辦者而好急
人之困鄉鄰旬貸不以亾爲解間陰請宅大姓應
之一日行過郵亭見遺金守竟日不去遺金者至
曰是售田二百鏹將完逋出姪于圉者也太公返
金謝以半不受當郡中倭城門畫楫諸村落化離
闌城下太公家倚城而戶聞啼聲輒緹餽粥餉啼
者太公用好施跼踈躡不程其力家落益甚幾
于甑塵釜魚矣顧趨然有四方之志一日從所親
爲知北游還道吳中盡出所餘宿春質子史百家
言篋而歸遺堅孺君里申諸裙屐少年大笑吳叔

詩甚及堅孺君竟用遺書多識奇字以博雅擅時
成進士遂入中秘里中人廼追稱吳太公善賈曰
黃金滿齋不如赫蹠蓋太公雖老布衣困阨乎而
大義較然明趣舍居恒誦隋李仕謙之言曰陰德
猶耳鳴已所自知病亟猶手檢篋中數十札火之
皆鄉鄰貰貸券也有司廉太公生平勒名旌善亭
更爲坊列公與朱則文等十五人名顏其額曰孝
義云太公有子二人長某卽御史堅孺君次麟徵
郡諸生太公年七十三卒卒三年癸未而堅孺君
與余同舉進士又六年堅孺君滿御史考而太公

贈如其官也李某曰余伏讀 文皇帝孝順事實
盖有吳人吳達云達孝友夫妻勤苦成墳夜遇虎
虎避太守贈以羔鴈吳太公豈其苗裔邪夫孝爲
善首爲福基吳太公返金食餓其靈芽負土纍礫
時所培溉也其澤足以覃其後昆宜哉里子見堅
孺文學廡顯推轂赫蹠嗟乎吳太公卽不以吳中
之帙歸吳氏子亦貴爾

記

畫着山龍王廟欽遣內使禱雨克應增葺屋

宇御製碑記

朕聞古帝王咸御百靈其賽也有儀其棲也有宇亦曰能發祥隕祉救寧我人用嘉叙厥功教民美報典之大者也維畫眉山龍王廟在都城西一舍許其地故有泉潭相傳以爲龍之所居卽其旁爲廟祀龍王馬靈明炫耀功用赫奕時興雲致雨以作豐年民戴神庥其來已久成化壬辰 憲宗純皇帝禱雨有應新其廟而勒之辭至今燁于豐碑維萬曆十有三年乙酉春不燠沐夏無澍雨麥稼焦枯農夫閔閔朕憂人之本愀然疚懷旣躬自暴露步禱郊仍不愛牲玉並走羣望於是命太監某

以五月某日往禱于龍王廟馨香甫致玄雲四合浹辰之間嘉澍屢霑郊野霑足枯槁勃興百姓驩呼三農扞舞冥祐神力可見於斯而太監某奏廟經久圯漉屋宇寥落不足以妥祐明神爲民祈報朕慨然念神之攸棲爰出內帑金錢重增葺之朕惟帝王虔共恤祀豈以媚神亦惟元元是庇夫不爲民而致力於神朕無取焉今神體朕憂民代天行雨化荒爲穰易沴爲和而朕式恢爾宇以昭玄貺而對嘉生爲元元展必報之義斯亦足以稱經祠而垂之無窮矣是用爲之記而系以銘曰 於

赫龍王 不顯其光 上下帝旁 嗟翁無方
為雷為霆 為雲為雨 有開必先 靡求不與
我求伊何 黍稷稻粱 爾與伊何 千倉萬廩
看山之下 龍王之宇 迄用康年 穀我士女

擬進士題名記

萬曆某年春禮部貢士某等若干人於廷 上親
策問帝王所以有為無為之道拔某等三人及第
餘 賜進士出身有差故事當立后題名會時未
皇越癸未有司以請 上若曰惟是國家鴻典所
以志名核實紹往詒來其曷可以已遂詔有司立

后題諸進士名而命臣某為之記臣竊惟古今得
士之盛以虞周為稱首當重華闢門帝臣敬應相
與奮庸熙亮以宣中天之光及執競遏劉者定厥
功而疏輔先後不二心之臣襄大烈而底永清策
勛樹績烜赫炳烺更千百年而始有起而記之者
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第以
數記而不名而至於今即初學蒙士試問以所謂
五與十其人者則其為某為某類能舉名而稱儂
指而數也今 上神聖與重華執競媲隆而文治
有赫函夏昭明即虞周不啻焉則所登延士視敬



應不二心之臣豈異也哉夫名出乎實實出乎心
一謂之名也有宣朗彰徹家傳人頌而有玷垢汗
濁爲世所指訾有垂竹帛光史冊流異代之聲而
有泯泯無聞與草木同朽若是者何則其心之純
雜實之隆汙異也彼虞周之士惟其有敬應不二
之心以輸於上上欲有爲則臣代其勞上欲無爲
則臣獻其功是以騰茂實而蜚英聲揭日月齊天
壤猶之乎官鼓之鐘臯鳴之鶴不可掩也夫以心
求人人皆可致心乎臯夔臯夔已心乎旦奭旦奭
已臣願多士不二其心以茂明其實殫力竭誠聚

精極慮捐私便而急公家以毋負上登延之恩
而嚮成其有爲無爲之治是惟上所爲命立石
而使臣記之之意臣某謹記

趙州知州李公祠碑記

趙在畿南當四通五達之衝氓稱勞止嘉靖之季
公私赤立剝膚椎髓氓益瘵甚蜀李公廼用都水
郎出牧趙公故負奇稜稜有氣節旣至趙所爲節
甞剔革以燠休煦洙趙者無不爲也於是趙故大
石橋有蘖稅歲可千餘緡往弗麗于守藏公念此
旁入之利不上輸國而下歸民而安所寘此且今

民苦誅求驛置外更滋以里甲供億不貲輟亦甚
涸已獨奈何更私其所有斗升之水以自潤而不
捐以活之於是奏記當道請以藥稅抵里甲正輸
著爲令公爲趙甫八月而去去而民貌公爲祠與
徐公蔡公並尸祝之公去之後而郡有城役移藥
稅佐工自是歲輸爲府藏物至今癸未而公子官
諭公自蜀來告趙趙父老環宮諭公泣曰惟先公
實活我氓今澤闕矣公寧無意振之乎官諭公低
回留之不能去於是移書中丞宋直指汪公如父
老指而趙父老亦相率詣兩臺訟言其事下郡議

迺復以三百餘金子民趙父老以爲卽未盡復而
此歲三百餘金者誰之賜也吾趙今所沾歲三百
餘金而公初實以千緡歲遺趙也且又安知其終
不盡復而吾子孫不取盈於公千緡之賜也公以
無窮之賜遺我趙而我趙厘厘尸祝公於列侯間
廟不獨臨牲不專刲崇報之謂何於是更相與卜
地爲特祠祀公祠成而父老以其始末請史某記
之某惟民之利可因以佐民者往往而有自典民
者不能盡心以振元元之急不憂越瘠而取秦肥
接綬而牧者輒以爲是前乎此者之所染指也而

重於暴取後乎此者之所厝意也而重於室寶浮
避皎皎之忌而陰濟齷齪之私悠悠者皆是有如
公遠縉於往剏軌於來以八月之官爲民千百禩
之計幾何人哉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公業已建設
長利矣而未幾而罷罷而僅復抑何規者之難而
隨者之不易也余所聞樹黍者不獲稷旣以予人
已愈有旣以分人已愈多以公樹德於趙而其民
戴之其子饗之公不負趙趙亦豈負公哉卽守不
及期羊官不逾五品眎彼馳悠陟臚而澤斬於生
前慶哀於身後識者知所處矣祠成趙之大夫以

春秋率趙父老子弟有事其間刻像在日口碑在
耳必有慨然流國子遺愛之涕感平陽畫一之遵
紬繹公當年遺事而慎守之而方且圖其所未盡
復者此實公不歿之心亦趙人所以不恐歿公之
意予故記以告夫後之守趙者公諱某字某富順
人庚戌進士公生平治狀詳具趙文肅公誌及甘
憲副記中予特記趙人所用祠公之大者祠在城
某隅爲堂三楹寢舍庖湑咸具門外豎以棹楔左
右甃石爲池雜植榆柳壯麗倍故祠而伏臘香火
之供則有致仕寺丞趙公價所捐地四十畝在焉

李文簡公集卷三十一
是役也諸薦紳耆老各以木石錢粟來趙守何若
捐俸佐之始於癸未十月成于甲申十二月董其
工者州判李邦魁義官檀鮪禹應春而領祠香火
則道士某也予既記其事而又系之以辭使歌以
祀公辭曰爛昭昭兮崇祠層棟兮飛椽公之神
兮于綏愴兮予思公隱軫兮我氓肇錫我兮實
繇倘遺則兮何人衆思公兮不敢言折瓊枝兮山
際采芳藥兮水滢紛士女兮蹶蹶拊坎坎兮吹噓
嘒颺爲駕兮雲爲馬神翩翩兮來下舉予觴兮心
寫公安之兮予舍

勅建仁壽寺記

都城午門外數里許有寺曰仁壽者我聖母仁
聖懿安康靖皇太后所建而我皇上肇錫之名
也先是聖母特命內臣諏選名勝作爲梵宇以
薦穆考冥福祈我皇上螽斯麟趾之祥旣得
斯地迺出宮中供奉羨金以萬曆二年庀工營建
其制前爲山門天王殿中爲佛殿旁爲伽藍祖師
殿後爲顯德殿爲方丈爲僧舍而方丈之後復以
十三年命尚膳監太監周貴造延壽藏經樓左
右配殿及僧舍繚以周垣賜地百五十畝莊舍

七十二間課其歲入爲神供 命僧明忠王之御
用監太監劉彥典領焉締構麗密象設莊嚴稱所
爲崇祀之意 宸衷慰悅以爲我 聖母敬共明
神典文咸秩錫羨之休無疆之慶於是乎在 欽
定名曰仁壽 命司禮監太監張誠立石紀歲月
而詔臣記之臣惟佛氏之教卽心而證故三如來
身六波羅蜜率以慈悲利濟爲本發一音而吹萬
有衍方寸而彌大千拯救濁劫燾載恒沙其爲功
德至於不可思議是以歷選列辟並存其教類禋
望徧常祀之外乃有崇基表剝靈宇精廬亦以示

一人之明誠繫烝黎之皈依有其舉之未之廢也
我 聖母至仁好生善果宿殖啓佑我 皇上以
玄德陶萬品以仁壽域羣生踐祚以來蠲恤之惠
四敷停刑之令歲下節浮冗之供申貪殘之警藥
病食餓加志窮民元元之衆莫不霑濡浸潤於德
澤之中懽欣鼓舞歌詠太和治理登闕逾越繩契
卽佛力不至於此已廼猶不遺象教締勝人天取
真如不二之宗助清淨得一之化以津梁國土舟
筏衆生登之覺途而躋之樂界臣嘗繹大易神道
設教之言緣臯陶奚斯歌虞頌管之義謹稽首頓

李文簡集卷之二十一
首恭紀成事而系之詞曰明明我皇握鬯凝鼎
歲澤湛恩旁薄溟滓亦有文母擁而佑之邁任
越奴斯溥德施楫猷若航藝菩提炬以右穆考
以昌聖緒廼營梵宮于離之方役不煩民費不及
公虹蜺梁棟日月戶牖啓彼玄闕弘茲妙有慈雲
普覆惠露廣垂無小無大是馮是依究厥馮依豈
曰佛力拔沈拯迷維聖之德同歸化境咸獲福
田華胥之世誰能名言惟祝我皇萬萬歲壽永
奉慈闈天長地久臣庸作詩志孝與仁彼劫有
壞此勒不泯

維陽縣學新建文昌樓記

維陽聲名文物舊矣明興以來鹿鳴之所賓南宮
之所薦出于邑庠者項背相望邇邇稍稍不如前
每三歲賢書見爲寥簡蓋亦有才譽之士屢失有
司者往往改而就郡庠輒得意去邑之人士相與
求其說而不得也以爲郡庠所隸強半亦維陽士
邑士寧不郡若乎往登選之數幾與郡中分而邇
不然故不在士也毋亦其地形之猶有所闕焉自
郡庠有奎樓而始盛今蓋亦爲樓視郡庠宜可以
增益形勝震耀文明爲邑士助於是相率詣邑侯

廖君言而侯方以豈弟大得民和尤加意庠序事一切作人造士有裨文教者不憚爲之乃用諸生指建樓於庠之巽方四達之衢命之曰文昌祀文昌星君其上而邑文學某某與其邑士某等以書來求史某爲記夫形家之言自昔有之古稱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澗水東瀝水西此蓋山川形勝向背左右之說所謂地利者是也以數仞之樓而謂足以默宰俊髦陰司文事有預於取賢歛材之數其理似不可知顧其說亦形家之所有而以一邑百里人士之所推測羣然相與歸其故於此而朝

夕游議翹首企足幾一樓之肇造以爲遇合之機則是數仞者之舉廢有無未必不繫乎士之勸沮前卻而有司者因而爲之以新其觀而壯其氣令向之沮且卻者油然而勸趨然前卽師詔傳訓朝論夕勉未必若此其速也然則廣厲寓乎經營課督存乎締構馨鼓之伐所以孫業繩墨之引所以程藝而士峩峩于于而游其間盍眙莫非離經登躋莫非佔畢高甍飛宇皆遯觀閱覽之所存黜堊丹艸皆綺辭藻思之所發斯樓之作其於以助宣教事化成人文豈淺乎哉夫三才之理交資而互動

李文節集卷三十一
天有是時地有是利人有是事相待者也邑之士
不狃其故而謀所以振作之者則其志壹而氣之
動已於是乎徵而樓之作適當斯時予知邑之士
必且聯翩而起肩摩踵接軼于中州使人多雒陽
之材而因以爲樓詫予敬執券而俟之矣樓凡若
千楹糜金錢若干緡皆侯捐俸而稍佐以贖鍰且
爲歲禋而因以備貧民之失業者經始於正月某
日告成於某月某日

重修歐陽文忠公祠記

歐陽文忠公文章節義爲一代偉人學士大夫尊
之當其守滁所爲豐樂醉翁亭記爲世傳誦其每
寤寐其山川景物神行而已至其自呼爲醉翁及
頽然輒醉之語則竊以爲此在今時善仕者所護
諱而公以自署至譔次而傳之因見趙宋疎節濶
目士大夫得弛置自便不爲苛小而公爲刺史卽
以舉職之暇相竿嘯傲於山水間不惟無留連蕭
抗之譏適足以明其高而益增其美盛也蓋公歿
五百餘年矣而公有祠在醉翁亭北歲久不葺漫
漉傾圯丁亥春某以使事過滁時太僕少卿詹公
相携祠下蓋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旣而詹公謀之

御史劉公劉公方行部界中觀風攷典蒐遺舉闕於是檄州庀役葺其傾圯飾其漫漶而歐陽子之祠爲之一新屬史某記之某閱國史我仁宗皇帝爲皇太子時過滁登琅琊山望醉翁亭因稱公立朝不易得尤愛公奏議惜其生不同時欲諸臣考求公所以事君者某於是仰嘆我仁宗皇帝拊髀忠謹須才之勤而公遺直幽貞久而逾白尚能感動明主於異代之後也公之守滁蓋慶曆之五年以左遷至名公重臣誄首薄領曾不幾微厭薄方宣上恩德與滁民共樂字人敷化職思

其居公所以不可及而或以爲有所託而自放不然哉於乎士大夫卑卑浮沈吏跡之所涉游覽之所經其事其蹟草木腐而泡沫散者何可勝道也自慶曆至今時遷世貿琅琊之山野芳遞謝佳木迭滋當年誼譁之賓從交錯之觥籌與暉鳳共淪而俱逝獨公之祠兀然與所爲亭者聳峙於峰迴路轉水清石出之間更千百禩傲風霜而齊晦明將泉涸石泐而公之精爽猶棲止妥右於其中四方賓客學士大夫行過而謁祠下者顧瞻想望猶儼若挹蒼顏白髮頽然之容見其所爲得之心而

寓之酒者因以遡其文章節義之美盛咨嗟感慕
而不能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祠所爲葺而烏
可以無記是役也因制于舊因材于山因鏹于贖
役不民煩費不公取蓋五閱月而告成事焉詹公
名某安溪人 穆宗廟以直諫顯今爲御史大夫
劉公名某東明人董其役者某官某名

徹庵周公碑陰題記

吾師徹庵周公歿有 詔贈官議謚錫之 褒綸
蓋實重公其人不獨以 會典纂修勞勩故語曰
知臣莫若王臣某莊誦 綸言則仰嘆我 皇上

神明睿哲鑒知者碩之深也某曩讀書中秘事公
久見公諄諄誘誨三年如一日當乙酉早曠我
皇上雩禱之時公日召諸生立館下詔之曰雲漢
爲憂 聖主焦勞於上百吏奔走於下若屬卽墨
守章句無能效涓塵第夙宵矻矻敬業亦以祗厥
官明主憂臣勞大義詩曰無恒安處職思其居二
三子胡不聞焉嗟乎斯言斯指固所以矢心壹慮
殫精畢誠通徹 宸旒昭格日鑒者乎謚法以恪
共官次朝夕不懈爲恪公洵有之使公不卽棄捐
畀之重鉅鞠躬盡瘁公固其人今公往矣逝川落

日山頽梁壞公之平生靖恭虔慎感慨顧懷賚志而長畢者既已拱爲杉松化爲蘼葛驚狐兔而號烏鳶所恃以章懿揚芬明往烈而垂來禩屹然而永存耿然而不磨惟是王言在耳後有登公之丘而論其世者其能無感於斯某拜手謹記

浮橋李氏義田記

李氏自元季居浮橋自始祖至某十一世其族人率斤斤知理畏法擇地而蹈聞戶外詬聲掩耳伏匿非有恣睢伎懾利詐之行也迺其生殖不日引不月長蓋一姓勝冠不能十人無擔石之儲往往

仰哺而食幾三十年所矣某自總角爲諸生讀范文正公義田記未嘗不掩卷泫然涕也曰范公而在願爲執鞭所忻慕焉某困諸生十餘年而後上公車又十餘年而後登第日月云邁奄逾四十旣爲翰林三年滿其考奉使趙藩取道故山徧省族之昆弟從子輩率窶貧不能朝夕食予迺出橐中所有祿食之餘及使車所過諸公酒饌之餉與予往所買田陽羨比歲之入合之得三百金勑義田于安溪租之以棹計者三百續置共五百而屬予弟廷材主其事日食人粟一升此皆祖宗覆

露 天子恩波豈某一介庸劣所能管致某私念
竊祿三年耳拔貧爲富不量其力得無未翼而飛
之譏顧惟古語有云待河之清人壽幾何羸然後
施飽然後推無問彼且爲溝中瘠卽予一旦先朝
露寧有及乎故人有問者予應之曰族小而貧甚
貧甚故不得不亟爲族小故易爲耳嗟嗟予髮短
矣而心尚長倘徼 祖考之靈不卽賈隊予且以
幼所誦者將盡行之卽予無能爲且有望於吾宗
之後人繼予而起者姑記以俟焉昔萬曆丙戌冬
十二月也

李氏義田續記

萬曆丙戌余以史官奉 使過家買田贍族日人
給穀一升而爲之記且云倘徼 祖考之靈不卽
賈隊尚將以幼所誦盡行之而猶望有繼余而起
者自丁亥還京歷坊局國學詹府戊戌貳留銓庚
子余廼出積歲之贏自留京寓書余季屬爲稍拓
之其田亦安溪其金如前其租視前三之二蓋田
少縉紳多而價湧也越壬寅余歸遡丙戌十七歲
矣叨列卿貳年逾六袞旣 請告不出餘生不可
知而所爲寡族計者止於如此短袖難舞初志有

李太師集卷之六十一
違聊記數言綴前記之後時壬寅夏六月也

修建巨馬河橋碑記

涿城北二里許有巨馬河厥水自紫荆外鐵鎖崖來會霸水趨宜沽入于海涿故南北孔道河流湍駢行者病涉每大水沒溺輒不勝算先是萬曆改元州人以造橋請 聖母慈聖皇太后憫然念民之所苦捐貲興創而巨馬河始有橋越萬曆十五年雨潦漲溢馬頭搏岸衝決一日 聖母于宮中語 皇上曰聞向所造橋大水崩壞行人良苦其命官修建仍出吾宮中供奉金毋煩有司役民一

如元年事於是 皇上傳諭臣等以 聖母德意命司禮監太監某工部尚書某謹察廉幹可任者而內官監太監張進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審化龍實董其役及化龍遷郎中則以屯田司員外郎易登瀛協臣督率調度夙夜在公懲往戒將彌虔彌恪以萬曆十六年正月經始踰年而巨馬河橋成凡爲洞門者九改造者七易去木龍骨悉用石甃高廣若干長若干丈磨礮緻密又數倍曩時可以通濟悠遠永絕騫崩屹屹乎大壯之偉觀恒久之長利也役竣奏聞 皇上若曰是惟我 聖母矜

李文節集卷之六十一
閔下民始終拯援德洋恩普被暨無窮命臣某爲
之記臣惟 聖母 皇上履尊處邃與郊牧垌野
潤絕目所不接念何繇存而川澤之阻洞知揭厲
之艱如見卽不憚征繕責辦有司勞之而以便之
費之而以利之斯已求民之瘼視溺由已者矣况
乎出脂盪之資爲民造福後興而閭左不煩費出
而水衡不知又何損上益下周澤甚渥也若夫恒
情易於一勞而難再舉樂於暫費而倦重施當河
伯不仁旣成而圯民且曰徼惠之無何而重勤將
作乎乃 慈哀憐怛無已有加譬則慈母之于子

與之而愈不厭出之而愈不靳不呼而聞不丐而
獲卽以所覩記 上德至仁未必及斯推此類也
痼瘵在民何所不軫膏澤在上何所不捐誠可以
濟衆卽罄竭奚辭誠可以捍災卽綢繆曷計蓋我
聖母好生之德而 皇上承之諸所爲賑饑蠲逋
減造罷織恤獄緩刑靡匪此心川梁之建固其一
念耳今易地以固飭舊爲新輦百千禩之安貽億
萬姓之利四方仕旅商賈輻擊肩摩于于然卽康
莊而履磐后長不知有濤瀾漂蕩之驚朝涉宵濟
之難益忤悅謳唵頌功讚德願我 聖母 皇上

茂社遐算與天無極臣拜手稽首恭紀其事而
系之詩曰涿鹿之間厥河巨馬自昔無梁歲多溺
者聖母軫民金錢斯捨石梁初施沈災方灑屬
歲疆圉霖潦奔澌沙隕淖宿岸圻梁摧曳輪濡尾
行旅其咨聖母怵惕哀我人斯曰此津梁四方
輻輳民之病涉爲我心疚予作予成是圖是究取
我脂盪築彼汜澳我皇受指迺召司空廸簡迺
僚載績爾功取堅易瑕鑒始厚終琳琅簇造樸斷
磨礧及瓜告成勿亟而迅金堤倍廣玉虹加峻奔
濤不突方車可躡翼燕縮齊跨趙臨晉昔也褰裳

或淪或濡今也掉鞅載馳載驅頌沸于津歌騰于
塗無小無大鼓舞驩呼曰此弘濟萬世之澤拯我
淪胥措之衽席聖母垂施上帝申錫錫爾繁
釐以報爾德於萬斯年翊我聖皇令聞不已四
方爲綱如川斯至如河斯長銘此貞石昭示無疆

彭水縣新學記

彭水學自宋紹興建於縣治之南元末燬明洪
武八年重建至某年徙縣西城隈臨壑迫陜堂序
不足周旋士無弦誦之舍自永樂而後彭水土濶
焉不登於賢書卽稱茂異歲得循貫魚充額貢爾

矣士自分無所發舒則益怠厭間相咨嗟以爲學
咎而聞治北里許有地一區父兄相傳謂宜學先
是嘗議遷不果於是競心嚮之而會黃侯來爲令
仁愛好教化士相率以遷學請侯往視其地有山
自西來踴躍峭拔羅列屏障迤邐爲周原夷曠爽
塏一峰拱立三水滌紆洵可學也卽爲請於當道
報可而侯先出俸緡買其地更鬻故學地取其直
益以贖鍰市木於江伐石於山鳩工訊日爲文廟
東西兩廡前爲戟門左右爲鄉賢名宦祠其外爲
櫺星門左爲儒學門繇門入爲明倫堂翼以崇志

廣業二齋而堂之左爲署二以居博士其處爲號
舍若干間以居諸生後爲敬一亭爲文昌祠別爲
啓聖祠鑿櫺星門南地爲泮池而甃橋於衢曰玉
帶崇塔於岡曰冲霄凡所爲增益其勝者不致
具後且竣而彭水貢生冉藝來京師致侯言屬史
某記之某惟自昔稱文王作人其時未皇庠序之
事也免置野人終日丁丁達林間何所稟學何所
講肄而其材顧可以爲腹心爲好仇孔門諸賢躡
屩而從夫子自洙泗之濱杏壇之上舞雩之下至
周流轍環宋木衛迹畏匡厄陳立教坐議罔有寧

李文節集卷三十一
宇而斌斌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各擅其長出而
任于時咸有以自見彼皆得聖人爲之依歸默化
速肖不肅而成何必學也然而明月之珠不繫乎
積而美積者以爲珠重良工之勤不必肆而居肆
者以爲工資夫學士之積肆在焉土敝則草木不
長深山大澤實產龍蛇所從來久遠矣今 聖天
子以文德照臨函夏君則文王師則孔子士生
聖人之世卽畎畝棲而闕闕處猶將景從風動自
耀乎光明而况建之學而闕之官誦習有所庖廩
有次間缺陋不稱士輒得謁所欲於有司者而便

宜更置之不憚一勞斲費以棲之弘敞而處之觀
深士自通一經以上稱學官弟子得曳裾挾冊其
中朝夕游焉而無所不適蓋域良者祥集規恢者
意豁觀改者慮易以彭水二百年人文闕蓄之久
一旦發蔀震蟄其亦夫有奮心豈無豪傑瑰璋之
才出而應之者昔文翁修起學官於成都而蜀大
化學者比於齊魯彭水固蜀邑今士寧渠不漢若
邪夫積飾矣而魚目藏之肆治矣而拙藝居之則
其負安在士勉之矣是役也經始於萬曆己丑某
月以庚寅某月落成黃侯名某浙之義烏人丁丑

李文簡集卷二十六
進士董其後者其官其得並書云

三望山修建碑記

涑水邑治東北六十里許有山曰三望崔巍截薛
凌逼層霄羣山環其左右與拱揖其前者錯峙轟
起四塞如屏障南一水縈紆如帶所謂巨馬河者
也三望山諸峰之北尊者曰紗帽屹屹之前有老
君殿殿之右有觀音堂堂之西有玉皇洞而靈泉
在殿之左朝陽洞又在泉之東其開劈經始不知
何年地幽而泉秀景濶而洞竅足稱奇絕而以其
距邑既遠巖壑采阻與闐闐迥隔人所鮮至閱歲

滋久地剝漫漶莫爲修飾不足以稱靈異愜游覽
御馬監太監默陽陳公既謝事好爲逍遙遊車轍
馬跡幾徧三輔偶至茲山愛其佳勝廼謀之一二
同志捐貲庀材葺而新之易朽以堅飭敝爲煥更
于老君殿左剏樓數楹顏曰會仙取仙人棲居之
義軒檻疏豁其上可眺其下可息而二洞一泉刊
治甃砌增奇加冽亦非復疇昔之舊於是聞而慕
者又各出力佐之蕪穢頽落之餘一旦突然爲名
棲余每見圻內梵宮玄宇翬飛離立雄壯靚麗詢
厥自來往往金瑞右貂所締造蓋微其力莫能爲

士大夫自公之暇時一相羊亦藉以舒性靈而休
勞勦然其地罕憑山臨水徒取結構礱斲爲工若
茲山巖洞泉石天然之觀最爲難得而所處僻左
無絲一寓吾目但獲挂名其間亦比於宗少文所
爲臥遊者乎故因小川郝公爲陳公請而記之工
始萬曆庚寅落成于癸巳云

樂亭縣重新教場記

樂亭古盧龍地今京師左臂東隣胡南瀕海其人
勁悍習戎馬尚義勇圖經載之邑有教場距城二
里許在乾之隅厥土澶衍潦淖所鍾而廣輪不能

數雉不足以馳逐邑故所募鄉兵率白徒冗弱馳
翫因循校閱希曠間一集而比之闐擁紛囂肩摩
趾錯曾不得成列而公宇湫陋堂序淺迫觀褻而
威頓有事於是者立表下漏卽意斲色厭亟亟卒
卒趣具彌文而已閱時旣久荒蕪傾陲日以益甚
歲庚寅潘公來視邑事行保甲法無何有烽警奉
檄蒐乘則簡保甲丁壯得五千餘人募師訓肄因
故教場地拓而闢之縱橫若干步增庠塾濕旣燥
而剛前爲講武堂後爲養威堂左右爲翼房東南
爲將臺南爲坊曰容民畜衆鑿井二環植以樹而

繞以塹北有小塘通河流因而濬之裒土爲岡以
捍冲决墾前後汙萊爲方田九十七畝有奇簡閱
百需于是馬出其賦功則兵之離次亂行者訟之
論爲鬼薪城旦春者材木甓甌悉公自籌會買以
奇羨不費帑亦不勤民於是畛域弘廓位置整嚴
旌旆孔揚金鼓加震隊明伍肅騎驚射疏人皆驩
訢倍生武勇投石超距矜關樂戰監司大夫行縣
馮軾而寓目者貌峻體肅視豁意舒校藝程材旌
能勸敢甚安且諦固有厭息士畢其技上狎其觀
讚頌稱嘆以爲令績而公顧總然若有遺也謂尾

善濡隍易復先甲存乎事後甲存乎言不有以告
來者令弗嗣事而隳前功亦惟前人之責爰礪石
徵予記且曰不肖爲令滿秩幸逭於辜盍被 璽
書之錫有云朕不怠東顧尚其容民畜衆曲軫周
防俾閭井救寧凡不肖所爲矻矻惟閭井是計惟
聖天子德意是承是宜用敢恭揭 絲綸施之棹
楔以振揚威武聳厲兵士凜然若 天威之臨之
也盖仲尼繫師曰水比於地夫地以有容善畜而
水比馬兵猶水也畜而後可用容而後可畜故塲
圃之步武懸而衆以博陞其觀矢壇宇之規制易

而士以銳縮其氣矣經生試吏墨守舊貫之文狂
裕蠱而重輩言因陋不更踵敝不飭備衰防弛保
障謂何樂亭爲畿輔巖邑一旦屹然如長城藉令
繼茲者綢繆塗旣繹而勿失救寧之慶詎惟樂亭
九重可長無東顧憂胡塵倭侵永靜全銷是則公
所爲拳拳之意公諱某山東夏津人與予同舉癸
未進士始令雒陽旣固始暨今樂亭凡三爲令所
至有媿政云

應天府修改貢院記

往萬曆甲午余以宮諭來典應天試南京之衢號

康莊而貢院道繇巷入南瀕河皆廬舍障塞湫隘
不足容多士肅于捫望之不稱其爲京闈也及入
簾則堂屏後隙地不數武與闈闈僅隔一垣鳴吠
誼囂聲聞簾內而同考所居儉於數楹前爲廊舍
從人棲止弁庖厨在焉突烟人跡薰蒸雜遝淺迫
閹沕不利較閱往往有不能其啓處而病者而試
額日浮所增號舍輒就洼處土褰裳濡足而坐其
中不足則爲蓬舍繼之余以爲京闈闕事有司重
用民力未之皇耳迨戊戌余貳留銓攝他曹都人
士以閹閹事來告言余察所患苦多端而秋闈其

李文節集卷二十六
鉅者大都凡百共具悉取辦民間卽予之市宜而
虧折繁難民不勝擾歲戾子當大比之期大京兆
熊公憫然欲蠲之而少京兆徐公先是甲午提調
順天嘗爲畿民有所條上卒行其議輦轂下一時
賴以甦息至今便之公以爲吾所已試何難哉無
何熊公請告公于是程貲度費制器庀物器不民
假物不官取盡蠲市廛所患苦而蠹祛用省更有
贏羨比撤棘而核之得千餘金馬廛爲六議拓關
增改具有成畫畫定而後經營蓋自羨金之外無
別貲無溢費也今其前則東西棹楔內瀕河之地

悉爲扶闌廓如矣其地則貿民地數丈置闈中與
闈闈隔絕內爲庭除外置鈴柝邃如矣同考有堂
有室爽豁而靚深啓處安較閱便矣號舍庠者墊
之不足築之易濕爲燥增少爲多士得安其身畢
其技矣至于明遠樓孤高善圯今甃以甃綢繆鞏
固省頻修之費而彌封膳錄聯署比屋則取而東
西置之以別異遠嫌防範之密識慮之周尤前人
所未及者也蓋天下財顧調度何如耳南闈八縣
之供以五六千計昔不加損也且民則擾而官無
銖兩之贏今不加增也乃用則贏而民無追呼之

李文節集卷之六
一
擾此其故何哉余謂士大夫繇棘闈起家試有給
試而得雋有宴有坊有續食仕有祿有薪皆民奉
也一日得權受事亦當念民疾苦而愛惜其財力
興利除害令民受福而後可以明 國家得士之
效爲斯民報爲棘闈光不然者安然而享之漠然
而視之以民摸爲俗事以躬親爲失體錢穀屑越
而不知羣小乾沒而不問 朝廷取士謂何斯民
出力以奉士謂何故每三年賓興士則揚着民則
蹙頞胥史以爲市閭閻以爲阱然則大比之舉不
如廢矣余故於南闈庚子之後有深喜焉是役也

經始於庚子某月落成於辛丑某月而徐公入計
太常鄭公攝京兆事與有力焉皆可書也徐公名
某長洲人熊公名某南昌人鄭公名某縉雲人廼
貢院剏修始末具府志及院碑中不具載

紫溪蘇先生祠記

蓋道未有不從淡入者也今夫水惟淡故可甘可
苦可酸可鹹以無味而能爲衆味夫道亦然君子
之道始於淡而不厭淡則欲寡外不足而內廼有
餘故尼父以屢空進回而以貨殖絀賜夫賜之于
回也豈待知三知十而別哉一簞食而瓢飲一申

李文節集卷之六
三
紆而表素而兩人者之品大逕庭矣何者味彌淡
道彌近味彌濃道彌遠也余嘗持是以觀世之士
大夫賢者必淡未有爽者而於吾鄉得紫溪先生
先生才高而學博科巍而名章環海之人讀先生
制舉之文與所爲兒說生生篇諸書莫不知有紫
溪先生者而先生泊然介然視世之腴臚芬華一
切不以入其靈府故其視學兩浙惟知興古學樹
真才盡謝諸干請卽有謠詠之者而不顧也其副
粵憲叅粵藩盤桓乎蒼梧馳驅乎岑溪六年之間
人曰滯矣曰不滯也瘴乎曰不瘴也時有門下士

爲政先生移書不佞寄語之第曰某賢未遷某賢
未起語不及私也其致政也以入賀之行賀畢而
請人無知者及見其疏病也或言先生似不病者
曰似不病廼病也銓部以先生不當予告更推擇
爲貴州觀察先生臥不起又以先生不當貴州欲
移之中土先生益堅臥不起曰病錮矣不能行也
蓋先是黃州耿先生嘗對不佞談先生不佞曰先
生忠信孝友仕不擇官不擇地家不求田不問舍
是其爲人爾已矣先生歸而絕跡公門結廬先隴
蓋未及二年而歿當其病時每對其友人言吾生

李文節集卷三十六
有涯吾位吾年吾福澤祇是如此足矣足矣徧召
所親與訣別而屬其子曰衣有故衣棺無過數金
吾親歿故薄也嗟乎先生於先生之際其淡如此
而又何有於世之腆膾芬華在身之外者哉故先
生居僅蔽風雨食僅具醴粥無餘財贏蓄以遺子
孫惟其教在兩浙澤在三秦百粵而其講說著作
之在于世者炳炳烺烺則先生之所爲不朽耳傳
稱貴而能貧夫貧何容易非能者不貧非有道者
不能也此有屋邀邀有穀其受享豈不豐美而
汶焉以生氓焉以歿且有生而人惡之歿而人快

之者矣善建不拔彼生榮歿哀者何人哉胡自卑
潔而財虜之甘焉蓋吾郡有虛齋紫峯二先生祠
皆特祀至先生而三先生學宗虛齋節倅紫峯其
進退相類其講解足相發明而其文詞風雅抑或
軼而上之迺其味之淡一也當斯世之頽靡而祀
先生以昆紹前修激勵後歿維持風教砥柱波流
所闕鉅矣先生晉江人名濬字君禹紫溪其號祠
在學官東偏紫峰先生祠之左郡守竇公某實采
博士茂材鄉父老之議白之學使者沈公某主持
之中丞金公某直指張公某咸以爲宜而同守楊

李文節集 卷三十六
君某別駕陸君某節推卜君某縣尹徐君某相與
共贊厥事遂以萬曆庚子六月祠成奉先生主妥
其中而不佞某爲先生門下士爲之記

梅溪志齋陳先生祠記

士大夫羔羊懸蟬之風微往往背罕言而蹈在得
當其服官處位好爵在前文罔在後宜有所顧惜
畏憚而簞簋不飭者已多有之矣及其免而歸前
無所覲後無所忌受取之柄解而不得操封殖之
欲侈而不可廢則有以鄉井之人供其求左網右
弋明攫陰牟蓋其受享其徵逐其東拓西益以貽

所不知何人者輒於乎取之曾不念夫人也與吾
居相聯世相處者也彼見吾一日而青其衿則喜
一日而莪其冠則大喜無亦謂榮可割芘可席餘
明可分不平爲之太丘不能舉火爲之平仲今卽
不然而秦越視之又從而外府之其可乎至使耳
捷音而心悸目樹幟而首疾猛者擇肉瑣者嗜膚
羣苦羣詛將伺其物化及其子孫而釋憾焉而不
悟者猶以爲外侮也夫愛人人愛桃技而李報固
不爽者吾鄉先輩惺吾張公嘗爲德於青濛里歿
而里人像祀公余嘗持以勵躬風世迺今南安五

都有生祠則志齋陳先生其鄉人德之之深相與
及其生存尸祝之者也先生以弦直鯁介不諧於
世垂橐而歸市老屋城隈以居子孫而自棲遲於
其鄉故所謂梅溪坦田者澹持身嚴訓家仁惇族
表正其鄉而以藍田呂氏之意聯屬要束之有爭
質之而平有爲不善憚之而止有冤狀間爲白之
不令知不受謝蓋環五都之村落有先生在而雀
角鼠牙之訟稀椎埋胥篋之姦寢疆不弱食巧不
愚給隸卒不民螫其民得相與耕鑿樹藝輯睦和
協以安於山谷田畝之間若梁津甃道其小者耳

語稱是亦爲政先生有焉是先生仕宦未竟之績
迺盡究於鄉而主爵者靳之嗇之方盛年而式遄
其歸若將以私其鄉之人者其鄉之父老子弟處
先生宇下願其長生久視永庇此一方人而爲之
祠以寓其瞻仰敬共之一念又烏能已乎祠在鳳
凰橋之南枕山臨道前故平蕪邇溪流徙祠下縈
迴若帶山水之勝恐畏壘所未有堂若干楹堂之
北爲寢爲龕塑先生像其中前爲庭爲廊又前爲
門左右爲室敞豁完美經始於萬曆某年某月以
某年月落成適余請告家居都人請記再三余辭

李公集卷之六
弗獲既奉召命入都乃爲之記

安溪詹氏祠堂記

詹於安溪爲著姓今司寇公之曾大父曰靖者領
正統辛酉鄉薦授廣昌令廉平正大豪彊懾服爲
令十二年徙開州同知卒于官廣昌名宦安溪鄉
賢祠並祀公其遺事兩邑乘載焉公旣厚積而薄
取爰有孫憲副公會孫司寇公迨諸子姓貴盛蕃
衍皆公之貽而司寇公仕著風節退而以行誼式
鄉邦尤以孝弟禮法範其族人念開州公始昌詹
氏而妥右無所不足萃子姓薦苾芬廼捐貲爲祠

堂旣成請余記之余惟古人將營宮室先立祠堂
不以著存之地後於攸寧者重本也今右族大家
第宅亭榭克拓締構不遺餘力而獨儉其親往往
祖禰之位設于房闈混家室而狎雞豚歲時伏臘
常食饗器日中而陳之使臧獲奔走其間子孫先
後參差拜興無節徹俎會食醉飽而散而清明中
元祭輒數日枯魚殘炙瀆媠滋甚至生日槩稱
諱晨疏數之文子卯之義莫之解也蓋家禮之廢
久矣衣冠闕閱民望存焉而采蘋不作相鼠貽譏
何以刑家何以訓俗余覽漢萬石君家唐河東柳

李文節集卷之六
氏皆以禮法聞蓋所謂右族大家者豈爲其峻宇
豐屋爲其敦禮義具文質如萬石柳氏故足重也
不則亦華門圭竇人耳司寇公好古執禮尊祖敬
宗雖貴而遇長老必恭族人後生少有如禮立
譙之祠堂旣成開州子孫歲時從司寇公裸獻其
中威儀倫叙彬彬秩秩孝弟敬共於是乎生和協
輯睦於是乎興寧獨諸庶人將於此乎觀禮焉卽
力有不逮而隨其所處致潔竭誠師司寇公之意
亦可矣祠堂在城東偏堂若干楹堂後爲寢左右
翼以廡廡之後爲神厨爲齋舍經始於萬曆癸卯
二月以十二月落成諸規制禮節詳司寇公小宗
祠述中余特記其崖略而論著司寇公率祖敦族
之義以告世之爲人子孫者

李氏文集卷之六

三十一

